

魯迅編譯

豎琴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豎

琴

魯迅編譯

一元
一九五三年十月廿日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“魯迅全集”紙版重印

書號 245

字數 142000

登

琴

著者 理 定 等

譯者 魯 迅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 1-30000

定價 8.800 元

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本書出版說明

本書收集魯迅譯的蘇聯短篇小說十二篇；其中十一篇曾收在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兩書（一九三三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，一九三六年併爲一冊，改名蘇聯作家二十人集，仍由良友出版）裏，雅各武萊夫的農夫，曾收在沙漠上（一九二九年上海朝花社編印）裏。

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兩書裏，還有魯迅譯的四篇，別人譯的五篇小說，本書沒有編入。前記和後記作於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也是原書所有的，現在略加刪節，一併收入本書。本書係根據魯迅全集紙版重印，除了個別的名詞以外，其他沒有改動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三年四月

前記

俄國的文學，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，就是『爲人生』的，無論牠的主意是在探究，或在解決，或者墮入神祕，淪于頹唐，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爲人生。

這一種思想，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，陀思妥夫斯基，都介涅夫，契訶夫，托爾斯泰之名，漸漸出現于文字上，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。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，也將他們算作爲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。

凡這些，離無產文學本來還很遠，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，自然大抵是叫喚，呻吟，困窮，酸辛，至多，也不過是一點掙扎。

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不高興了，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。創造社豎起了『爲藝術的藝術』的大旗，喊着『自我表現』的口號，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、『黃書』文士的手杖，將這些『庸俗』打平。還有一標，那是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，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『文藝理論』的洗禮而回來的，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，就使他們眉頭百結，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，揮斥道：這些下流都從『藝術之宮』裏滾出去！

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「一標布滿全國的，舊式的軍馬，這就是以小說爲『閒書』的人們。小說，是供『看官』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，所以要優雅，超逸，萬不可使閱者不歡，打斷他消閒的雅興。此說雖古，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，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，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『爲人生的文學』——俄國文學。

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，所以牠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。

但牠在本土，卻突然凋零下去了，在這以前，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，而十月革命的到來，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。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，庫普林，蒲

寧，安特來夫之流的逃亡，阿爾志跋綏夫和梭羅古勃之流的沈默，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，只剩了勃留梭夫，惠壘賽耶夫，戈理基，瑪亞珂夫斯基這幾個人，到後來，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·託爾斯泰。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，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，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。

至一九二〇年頃，新經濟政策實行了，造紙、印刷、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，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，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，是一個文學團體『綏拉比翁的兄弟們』。

這一派的出現，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勒『藝術府』裏的第一回集會的，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，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。淑雪兼珂說：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，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。這不很好麼？自己說起自己來，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，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，也不是帝制主義者。我只是一個俄國人，而且對於政治，是沒有操持的。大概和我最相近的，是布爾什維克，和他們一同布爾什維克化，我是贊成的……但我愛農民的俄國。』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。

但在那時，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，卻確是一種驚異，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

壇。在蘇聯中，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，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。然而理由很簡單：當時的革命者，忙於實行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；他們雖非革命者，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，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，興奮和感激，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；其三，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是很給他們支持的，稱之為『同路人』、『同路人』者，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，一同前行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鬪爭，雖死不惜的信念，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。這名稱，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。

然而，單說是『愛文學』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『綏拉比翁的兄弟們』，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，始於渙散，繼以消亡，後來就和別的『同路人』們一樣，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，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。

在四五年以前，中國又曾盛大的介紹了蘇聯文學，然而就是這『同路人』的作品居多。這也是無足異的。一者，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，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，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；二者，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，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，雖然他自以為是『革命文學者』。

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，也會譯過幾篇『同路人』作品，現在這部集子的前面十二篇（註二）便都是『同路人』的作品，其中有三篇，是別人的翻譯，我相信爲很可靠的。可惜的是限于篇幅，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，使這本書較爲完善，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，是可以補這缺陷的。

蘇聯的無產作家，是十月革命以後，即努力于創作的，一九一八年，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。二十年夏，又開了作家的大會。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，則是名爲『鍛冶廠』的集團。

但這一集團的作者，是往往負着深的傳統的影響的，因此就少有獨創性，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，誤以爲革命近于失敗，折了幻想的翅子，幾乎不能歌唱了。首先對他們宣戰的，是『那巴斯圖』（意云：在前哨）派的批評家，英古羅夫說：『對於我們的今日，他們在

（註二）現在本書只收入五篇，另加入雅各武萊夫的農夫一篇——編者註。

怠工，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，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。他們……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。這太平常了。這不是他們的事。」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，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『青年衛軍』的編輯室裏集合，決議另組一個『十月團』、『鍛冶廠』和『青年衛軍』的團員，離開舊社，加入者不少，這是『鍛冶廠』分裂的開端。『十月團』的主張，如烈烈威支說是『內亂已經結束，「暴風雨和襲擊」的時代過去了。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，在無聊的幔下，暗暗地準備着新的「暴風雨」和新的「襲擊」。』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；抒情詩也『應該是血，是肉，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，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。』

但『青年衛軍』的主張，却原與『十月團』有些相近的。

革命之後的無產者文學，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，內容和技術，傑出的都很少。有才能的革命者，還在血戰的漩渦中，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『同路人』所獨占。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實現一同進行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，實在的描寫，紀念碑的長篇大作，陸續發表出來，如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，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，革拉特珂夫的士

敏士，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，且已移植到中國，爲我們所熟識的。

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，一面有些『同路人』也和現實接近起來，如伊凡諾夫的哈蒲，斐定的都市與年，也被稱爲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。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，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。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，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。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：

『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，各團體間有過爭鬭，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爲標幟，發展下去的。這觀念，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，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，組織意識，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動的因子，最後，則是戰鬭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。縱使各團體間，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，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，自足的，價值內在的，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。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，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。雖然因爲作家們的眼界的擴張，以及從直接鬭爭的主題，移向心理問題，倫理問題，感情，情熱，人心的細微的經驗，那些稱爲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题的一切問題去，而『文學性』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，所謂藝術底手法，表現法，技巧之類，又會有重要的意義，學習藝

術，研究藝術，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，成了急務，公認為切要的口號；有時還好像文學遠了一個大圈子，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。

『所謂「同路人」的文學，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。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。他們從價值內在底的技巧出發。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，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，夢想着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。然而這些「純粹的」文學主義者們——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——終于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着的戰爭裏去了。他們參加了戰爭。于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，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「同路人」們，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。最初的十年的終末，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。將在這聯盟之下，互相提攜，前進了。最初的十年的終末，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，是毫不足怪的。』

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，蘇聯的『同路人』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，瞭解了革命，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，獲得了文學。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，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迹的。我們看起作品來，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，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，而後者一落筆，

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裏邊，都是自己們的事。

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，這部集子的後面八篇（註一）便是無產者作家的作品，其中有兩篇，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，然而極可信賴的譯本，而偉大的作者，遺漏的還很多，好在大抵別有長篇，可供閱讀，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，收羅了。

至于二十位作者（註二）的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，都寫在『後記』裏。臨末，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，魯迅記。

（註一）現在本書只收入六篇——編者註。

（註二）現在是十一位作者——編者註。

目次

前記

果樹園(斐定)	二
窮苦的人們(雅各武萊夫)	三
農夫(雅各武萊夫)	四
豎琴(理定)	六
拉拉的利益(英培爾)	九
肥料(綏甫林娜)	一〇
鐵的靜寂(喀悉珂)	一五
我要活(轟維洛夫)	一六

工人(瑪拉忒庚).....	一七三
革命的英雄們(爭爾瑪諾夫).....	一七五
父親(唆羅訶夫).....	一四七
枯煤・人們和耐火磚(班菲洛夫、伊連珂夫).....	一六二
後記.....	一七六

豎

琴

果樹園

裴定

融雪的漲水，總是和果樹園的繁花一起的。

果樹園從坡上開端，緩緩地斜下去，一直到河岸。那地方用柵欄圍起來，整齊地種着剪得圓圓的楊柳。從那枝條的縷縷裏，看見朗然如火的方格的水田；在梢頭呢，橫着一條發光的長帶。這也許是河，也許是天，也許不過是空氣——總之乃是一種透明的，耀眼的東西。

河上已經是別的果樹園，更其前，是接連的第三，第四個。

在那對面，展開着爲不很深的山谷所隔斷的草原。雨打的山谷的崖邊，纏絡着韃靼楓樹的欣欣然的斫而復生的萌蘖。